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三十

宋 王與之 撰

以軍禮同邦國

王昭禹曰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帥則軍禮於是乎用○鄭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賈氏曰僭差若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諸侯僭也○鄭鍔曰凡此五禮天子用之侯國亦用之所以謂之同○項氏曰出而軍師卒伍入而比閭族黨皆一致也故大師之禮無以異于大均之禮大田之禮無以異於大役之禮惟

封亦然用田役師均封雖若不同其所以為軍禮未始異故曰同然同之不以禮無異于不同故必以禮同之

愚案軍禮之設謂之同邦國者以見戢姦慝平暴亂王者未嘗不與人同必若鰥寡之有辭于苗而後大師之禮因衆所共惡者以用衆必若庶民樂有靈臺而後大役之禮因衆所用欲者以任衆賦役欲其均於是有大均以恤乎衆車馬在所簡於是有大田以簡夫衆以至民心所

恃以為固者在邦國之封域則行大田之禮以合夫相保之心舍此數者曷嘗勞民動衆以從一已之欲易之師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觀師之義則知王者之制軍禮將以合人心於大同故每事以衆言之從衆則同不從衆則異其義可見

易氏曰軍禮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封大役何以亦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

之道牽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所以有征無戰以在我有是五者之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鄭鍔曰五軍以為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衆故欲其同

楊氏曰先王行師其坐作進退以鼓鐸鐲鐃為之節而不可亂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則刑誅隨之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先怯者不敢後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以此

大均之禮恤衆也

王昭禹曰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鄭鍔曰以衣服則均而無等降之殊以飲食則均而無貴賤之別貴而為將者暑不張蓋賤而為士者亦宿車下左傳所謂均服振振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此大均之禮也以恤衆固欲其同

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閲其車徒之數○王昭禹曰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閲此所以簡其能○鄭鍔曰艾草以為防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樴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田車欲其好四壯欲其阜閲其丁壯數其器甲此大田之禮也以簡衆故欲其同

大役之禮任衆也

黄氏曰大役之禮如召誥命庶殷丕作是也○王昭禹曰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

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鄭鍔曰量之以遠近賦之以丈尺程其力計其功或城郭道塗之脩或宫室橋塹之役致之以大旗鼓之以鼖鼓此大役之禮也以任衆故欲其同

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康成曰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黄氏曰如康誥封康叔是也建牧立監所以糾合邦國○王氏曰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也○鄭鍔曰封人之封四疆也或百里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或四百里或五百里各有封域以為阻固此大封之禮也以合衆故欲其同

以嘉禮親萬民

鄭康成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嘉禮之別有五

王昭禹曰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為嘉蓋兄弟之義男女之情朋友之信故舊之愛賓客之好善之實也無以文之不能充善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鄭鍔曰吉之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受福之道也嘉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盡之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且天運至於南方萬物相見無所不通然後為嘉之會人道至於亨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禮茲嘉所以為美之至也飲食冠昏賓射享燕脤膰賀慶

之禮皆人心之所善安得不為美之至與

黄氏曰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王昭禹曰飲食之禮所謂族食族燕之禮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王昭禹曰昏冠之禮謂昏禮冠禮○鄭康成曰親其恩成其性○鄭鍔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以親男女之情冠則以成男女之德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鄭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黄氏曰立賓主敵也是故謂之耦亦謂之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射亦有燕其樂章小雅伐木是也○鄭鍔曰待以賓禮而與之射見人君不忘故舊之情不棄朋友之好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鍔曰諸侯來朝曰賔諸侯之臣曰客待以享燕之禮所以示隆厚之情享在朝燕在寢享則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燕則脫屨升堂行無算爵以醉為度以示慈惠說者見定王謂公當享卿當燕謂禮各有所施余以為行人於諸侯上公則三享三燕侯伯則再享再燕子男則一享一燕其賔諸侯與其臣朝聘有享又有燕彼定王之言特示公卿之别爾如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大夫

亦享也湛露之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王氏詳說曰行人言享不及燕掌客并言享燕然行人言享者言其獻數掌客言享者言其數陳之數享終乃燕雖不言燕燕在其中

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也四方賓客則有燕享之禮致其敬也 ○陳祥道曰行葦燕九族同姓棠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若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所謂蓼蕭王燕則諸侯毛此燕諸侯以齒王

燕飲則為獻主非王自為燕於大僕見王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之地故曰王燕則相其法於酒正見王之燕飲有多寡之數故曰王燕共其計也於鞮鞻氏見王之燕必有樂故曰燕亦如之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薛氏曰腥曰脤○王昭禹曰脤謂祭祀之肉盛以蜃器者膰謂熟肉助祭執事因賜之以為胙者熟曰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疏也故歸脤而已故脤膰以親兄弟之國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

○鄭鍔曰分而言之社稷之肉曰脤宗廟之肉曰膰以左傳攷之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又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則脤為社稷祭肉明矣然左傳又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而孟子言夫子以膰肉不至而行說者皆以為宗廟之祀則膰為祭宗廟之肉矣

愚案鄭鍔以祭社稷曰脤祭宗廟曰膰是矣薛氏以腥曰脤謂社稷用腥以熟曰膰謂宗廟主熟親如兄弟若祭社稷之脤祭宗廟之膰皆當及之疎如異姓歸脤而不及膰則所及者止於社稷之肉

或者見公羊穀梁有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遂以肉欲不壞盛以脤器凡助祭執事皆賜膰以為胙不知兄弟之國分處於外未必皆與乎祭而熟肉亦不可以至遠特於以祀以享之際不欲以已專其福思與兄弟共之當有牲以折其俎然必曰脤膰者為此乃脤膰之胙以示其致享致受之道然也劉氏謂其廣祚胙而嗣祖先得之然非兄弟之國至二王後及異姓為王所特尊者亦得

與焉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

天子有事膰焉又所以廣其福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鄭鍔曰情之親者因物以示恩情之疎者託言以見意異姓之國情之疎者○鄭康成曰異姓昏姻甥舅必有文辭以見意故有可賀之事則以言賀之有可慶之事則以言慶之若夫賀慶之別則賀或有財而慶則專以言而已觀行人言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

而總謂之諸侯則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為主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鄭鍔曰出於人君有貴賤之殊者命也見於文物有隆殺之别者儀也列於表著有高下之等者位也命有貴賤故儀有隆殺儀有隆殺故位有高下欲正其位必先辨其儀欲辨其儀必先定其命諸侯之國既分列於四方其位不可得而序惟以九儀之命正之

則位之高下無不當矣○項氏曰此皆自王國言之諸侯之制倣此○王

賠禹曰命以德定其數儀以命制其節位以儀辨其

分車旗衣服之數此所謂五儀職服位器之類此所

謂九儀職服位器之類茍無王命以行之則下不得

以聽上不得以使是故九儀有命然後職足以莅事

服足以稱德位足以臨人器足以行禮則足以治官

足以使國足以守牧足以分州伯足以分方然後邦

國之位先後有序高下有等謂之邦國指侯國言之

○王氏詳說曰典命所言分諸侯與諸侯之臣為言宗伯所言并諸侯與諸侯之臣為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此諸侯之五儀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此諸臣五等之命豈非分言之乎自一命至九命自受職至作伯豈非并言之乎宗伯九儀之命皆可約典命為解也但典命所言之命自尊及卑宗伯所言之命自小及大自尊及卑正其分也自小及大又權之所在也此宗伯所以為春官之長○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典命掌之有加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也故謂之九儀之命○李嘉會曰有命則有儀今曰九儀之命知命之所以貴者以有儀也知儀之有别則知命之所由辨然不曰正羣臣之位而曰邦國則諸侯五等之爵卿大夫士

四等之序舉别之

壹命受職

王氏詳說曰一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卿一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若士則為六卿之屬矣豈有不命者為之乎一命受職則此三等與○王昭禹曰所治謂之職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於王至一命則所受之職受於上矣○鄭康成曰始見命為正

吏○王昭禹曰子男之士不命則此或加子男之士為之

再命受服

王氏詳說曰再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已天子之中士亦再命以下士而知也

卿大夫服玄冕○鄭康成曰謂受玄冕之服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黄氏曰自玄冕而上猶今服緋為章服也

士服爵弁○賈氏曰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皆爵弁以助祭士冠禮皆有爵弁

再命受服則此三等與○王昭禹曰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以公

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為之

三命受位

王氏詳說曰三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王之上士三命以中士而知也葢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是命於天子之卿者三命也始有列位於王朝者曲禮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大夫即卿也是與天子之上士等也三命受位則此二等

與○陳及之曰三命與上士有位於朝元士也鄭子產謂有位於朝是亦受位者也檀弓謂朝不坐燕不與是無位也○鄭康成曰三命有位於王者闕官至陛朝也管仲曰天子之二守國高是也

四命受器

王氏詳說曰四命者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卿以下必有圭田是大夫之有田祿也四命受器則此二等與○鄭鍔曰有王朝之大夫有諸侯之大夫其名同其命異故有當造當假之殊公侯伯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以自造若公侯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則其假用也固宜不假是為僭禮禮運以是謂亂國也

黄氏曰四命王之下大夫食采於稍地始得祭其有功德者受地於小都是為中大夫公之孫亦四命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未受地也○陳及之曰祭器凡籩豆之類命士雖有之而不具為大夫則始具祭器不假於人是為受器○王昭禹曰公之孫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或加公侯伯之卿為之

五命賜則

鄭鍔曰竊意公侯伯之孤四命矣加以五命為子男之君賜以此八則使比王畿都鄙之長蓋外為子男之君校其爵等正與畿内都鄙之長同也○劉迎曰先儒以則為未成國之名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賜之子男之國謂之未成國不可若未出封亦賜之采地則為都鄙矣以八則治都鄙列之都鄙則可以為賜則也不然秋官都則豈非治都鄙八則

六命賜官

鄭鍔曰王朝之卿六命若封於大都小都之地得自置臣屬治其家邑如諸侯故得賜官蓋大夫不得具

官有地而得置官者設一官以兼攝衆事耳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以具官及其出封則為侯伯故晉侯之臣荀偃自稱曰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彼為侯伯有官臣即在朝六命而具官者爾

○李嘉會曰古者大夫之家必有宰治其家事六命之卿又加於大夫得以自置其臣於是有賜官使其賜國為諸侯自然有卿大夫士之位不待乎上之賜然所以賜之官者止家宰耳

七命賜國

易氏曰子男未足為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言

國或以王之卿而出封或以子男有功而加封皆得以有其國○鄭鍔曰六命之卿加以七命出為侯伯則賜以附庸之國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然子男亦有五同三同之附庸獨於七命言之者子男附庸不足以謂之國

八命作牧

鄭鍔曰七命之侯伯有功徳者加以八命則為諸侯之長謂之牧太宰所謂建其牧是也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即牧也商謂之伯虞夏與周則謂之牧故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

司農曰王之三公亦八命

九命作伯

鄭康成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陸氏曰書與周禮伯常稱牧蓋自内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所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内不見伯焉鄭氏以為商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鄫豈非所謂連屬與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

右所謂九命作伯也與周所謂天子之老二人同矣周有九伯則畿内亦牧而太宰言施典于邦國建其牧主為邦國故也

愚案餘說見大宰

陳及之曰所謂命為天子所命也其出受地則恩出於上不可為常例也命諸侯則大宗伯擯命卿大夫則小宗伯擯其策文則内史作之書文侯之命冏命之類是也其禮儀衣服車旗宮室國家各視其命之數與夫命圭藻藉建常樊纓貳車牢禮之數一一有隆殺當攷典命及大行人之官

總論

鄭鍔曰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命出於上臣之微者受之而已則與官國皆曰賜自上言之非天子之賜則人臣不得而有也牧與伯皆曰作者其權重其勢逼其位尊非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不可得而作也王安石云九儀之命皆加命也其說是矣

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

劉氏曰舜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

日覲四岳班瑞于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鄭康成曰等猶齊等也○鄭鍔曰君臣不可無辨故執瑞玉以辨等降之差俱以玉為之以比其有徳之義名曰瑞則以為合符之驗也觀其所執有以知尊卑之等今乃王執鎮圭與公侯伯子男並列何以謂之等邦國耶葢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平居無事守之以鎮國未嘗執至諸侯之朝或執圭或執璧天子則執鎮圭以臨之諸侯所執者九寸七寸五寸而天

子執尺有二寸之圭以受其朝不患其無別也

王執鎮圭

鄭鍔曰鎮圭則琢以四鎮之山以為飾山安靜不動明王者能鎮安天下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皆琢於此○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也○林氏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龎雜也

王氏詳說曰王之圭不止於鎮大圭搢之以朝日冒圭受之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以

見諸侯與瑞以徵守以恤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鄭鍔曰王有大圭又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此獨言鎮圭者蓋朝則執冒以冒諸侯之圭璧至於大圭則搢於衣帶之間耳然邦國之君或圭或璧特始朝則執以為合符而已後亦止於用笏故記曰凡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飾竹士用竹笏所以書思對命不常執圭也

公執桓圭

鄭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賈嚴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

賈氏曰桓謂若屋之桓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注云四植謂之桓彼據桓之豎而立則有四稜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惟有上二稜故以雙言宫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崔氏曰桓者柱柱者所以安上明宫室棟梁之材非柱不安象上公方伯佐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為王所憑安也○胡伸曰桓之為物其體則仁其用則壯以承上為德也所以承之者非一也故有兼制博用之意庇下容衆者賴之以立而不有其力故有背私之意○鄭鍔曰上公為二伯者執之見為國柱石之義

王昭禹曰公執桓圭射人三公執璧者蓋方其在朝為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則致君之體而不致其用故執璧及其在外為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則有為君之位而致其用故執桓圭〇鄭鍔曰上公在外則其勢以尊與諸侯並見則欲辨等級故所執者圭在朝賓射之時其勢當異於常時之物故特執璧所以異乎子男者特不琢蒲穀以為以耳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鄭鍔曰鄭說侯信圭琢人身之伸者以為飾伯躬圭

瑑人身之曲者以爲飾陸佃云圭形直者爲信圭曲者爲躬圭不作人屈伸之狀蓋爲侯則其勢伸伯之於侯其勢猶屈也○崔氏曰文縟細者爲信圭文麤者爲躬圭信者明忠信謹敬以事上躬者欲其謹行而保其身○鄭敬仲曰侯視伯爲尊尊者其道伸伯視侯爲卑卑者其道屈

崔氏曰執圭亦取圭潔之理明其潔以奉上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鄭鍔曰子男百里二百里未成國之君說者謂子有

字人之德故其璧則琢穀以為飾以穀能養人也穀又訓善以善養人也男以安人為事故其璧則琢蒲以為飾蒲之為席人所安也又取蒲以柔從之義記曰柔從若蒲葦是也○崔氏曰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劉氏曰璧有中虛所以受益有循環所以勤道治民之德未大成不可以忘其道則其執璧宜矣○李嘉會曰穀璧欲其有所養於內不遽求用於外蒲璧欲其有所安於下不遽求伸於人以之安分以之成德

總論

鄭鍔曰圭之制下方上圓取象天地而剡其上以象

運用之無不利自王至伯皆君道也既得天地之體又盡天地之用故所執皆圭內有孔謂之好好有玉謂之肉肉倍好謂之壁壁之肉倍乎好其形圓明有體而無用也子男有君之體而用未足焉故所執皆壁○胡氏曰圭之為物上銳下方其博三寸蓋以為用也壁之為物肉倍於好而其體員蓋以實成體則上則利為下則正而博則主生萬物焉此天德之為有餘以虛致用則若不足而其體周而無間運而不窮此天德之體也○項氏曰圭壁之異者圜殺直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諸侯前詘後直讓於天子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亦此之類

胡氏曰男蒲子穀遠取諸物者侯信伯躬近取諸身者公桓則以若作室家譬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鄭鍔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摯摯之為言至也執物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贄焉非特見君為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林之奇曰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

非所執也彼據周官有執之之文孔氏注書正自周官誤之大宗伯言執皮帛執羔執鴈至於工商執雞春秋書大夫宗婦覿用幣不聞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因玉連文其實執玉奠帛也若以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執皮帛猶可也羔鴈雉其可執乎臣之見君鞠躬屏氣而乃手執羔鴈為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生物不知如何拜趨俯伏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蓋古者君臣

始相見必其土地所有為摯見之禮首以五玉者不敢自有其寶也其餘則以為庭實也○呂氏曰古者以禽為摯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鄭鍔曰各執一摯所以表臣德之各不同君受而膳所以見君德之無不納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貴執摯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為之等也婦人無外事惟

酒食是議故摯用棗栗脯脩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用其摯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摯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贄也○王氏詳說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此曰禽作六摯蓋曲禮廣言之故天子之鬯諸侯之圭亦得謂之摯宗伯分言之故六等之玉謂之瑞六等之禽謂之摯曲禮所言雖廣於孤之皮帛工商雞又缺焉二禮所以不同也

孤執皮帛

鄭鍔曰三孤貳公洪化寅亮天地以弼一人其名曰

孤蓋三公之下六卿之上位漸進乎上矣要當特立無朋然後足以稱其位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崔氏曰執虎豹之皮者義取有文而能服猛故執以皮帛蓋束帛為摯飾之以皮皮實於庭而執帛以見也天子之孤以虎諸侯之孤以豹帛之色孔安國於書之三帛以為纁玄黃則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執之鄭康成以為赤白黑則高陽高辛之後與其餘諸侯執之

周家三孤之帛其色有別固可知第於經無攷耳○王昭禹曰三公三孤與王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則其道大同於物故公之摯則執璧璧之為物其形圓也孤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已於道則不足於物則未能大同於德則不羣於物為能無朋故其摯執皮帛○劉迎曰羣臣之見天子莫不各有所摯宗伯以六摯等諸臣惟不及三公三公執璧乃見於射人之職夫以三公下執子男之璧非所以攷容而禮之者不知子男已出封禮不嫌於亢若三公未就封則臣子也見天子之摯而執上公之圭幾於太逼是以宗伯禮官之長不列之諸臣亦以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員有常摯也止見之射人有深旨哉

卿執羔

鄭康成曰羔小羊○鄭鍔曰羔羣而不黨跪乳而有禮六卿分職各率屬以佐王輔弼之臣不可從諛故欲其羣而不黨循禮恭遜則民不爭故欲其致恭以有禮此所以執羔也○易氏曰以純厚禮信為德羣而不失其類者卿之道也故執羔

大夫執鴈

鄭鍔曰鴈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為大夫者循道以進退視義而去就欲如鴈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鴈也○易氏曰候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

呂氏曰左傳公會晉侯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卿大夫方知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雖魯且如此也夫魯之禮周公所傳想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守之所

脩五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在虞則五載一巡狩所脩在周則十二年巡狩所脩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别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東遷後巡狩之禮久不講故耳

士執雉

鄭鍔曰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成章為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

易氏曰自士以下不用飾士於諸臣為卑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者也此其等差皆其分守存焉

崔氏曰雉用死者為不可生服也

庶人執鶩

鄭康成曰鶩取其不飛遷○王昭禹曰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則庶人非特府史而已凡民在焉或聯於鄉遂相資以生或聯於官府相須以行欲其不散遷故執鶩

工商執雞

鄭康成曰雞取其守時而動○王昭禹曰工興事造業以利其上商懋遷有無以利其上欲其趨時而動故執雞

鄭鍔曰古之工商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牛犒師匠慶伶州鳩之徒皆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貿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摯以雞宜矣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卿效其德大夫效其智士效其節庶人工商效其職其才有餘不敢過其分其實不足不得執其物

賈氏曰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數不同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士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及爵皆執鶩○易氏曰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為臣亦謂之諸臣以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摯

總論六瑞六摯

王昭禹曰君道一故六瑞一以玉為之玉陽物也有君道焉此玉所以為瑞天子受而復賓之也臣道二故六摯以衆禽為之禽者制馭於人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此禽所以為之摯天子受而不復臣之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三十一

宋 王與之 撰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崔氏曰若禮神之玉置之神坐事訖收藏於玉府所謂植璧秉圭是禮神之玉祀神之玉燒之瘞之不復收藏以玉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而已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鄭康成

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李嘉會曰六器列於六摯之後見得人道盡則天道可求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愚案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璜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璜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

原書卷次訛誤

神其說甚誕已於典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賈氏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是璧圜也○劉氏曰璧圜中虛象天也

鄭鍔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地方而奠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感色求之

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

之異何也余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康成引以為證是矣　林氏曰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地以終事為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勾芒食焉圭銳○賈氏曰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一寸半是圭銳也　象春物初生○易氏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生東方之義也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

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易氏曰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鄭鍔曰陰生於午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為中央黄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黄孔氏以為當用黄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琥猛象秋嚴○易氏曰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鄭鍔曰琥乃西

方之義獸白色黒文尾倍其身一名曰騶故唐開元中辟諱而云禮西方以騶虞六玉之制不同獨於琥則取其形以物形成於秋故也古者璽為琥形以示武敵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而已○李嘉會曰陰至於秋氣肅物成象之以琥言物雖已成威則可畏易於臨卦二陽已復亦曰至于八月有凶觀物思變宜豫防如此

鄭康成曰禮北方以立冬謂黒精之帝顓頊元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易氏曰黄者用藏也其色以元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

鄭鍔曰陽生於子終於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

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

功居其半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鄭鍔曰六器之色有蒼黄赤青白元之異牲之與幣

各從其類葢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或謂六器牲幣

各放方色牧人之官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何也余以為禮有降神之玉又有祀神之

玉大宗伯器幣各放其色者禮神以降之則宜象其

類至於祀神以盡其道則因其陰陽以告純全而已然則大宗伯放其色即牛人所謂求牛也牧人言陽騂陰黝即牛人所謂享牛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愚案天產地產其說頗多今取其近似者叙之然後併述所見以待智者辨焉

薛氏曰或者謂陰德柔德也柔德易至於委弛故以

天產作之天產者天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委弛之氣又以中禮防之蓋禮所以治心養性約而歸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陽德剛德也剛德易至於暴戾故以地產作之地產者地之所積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曰天之所產是為陰德在人為四端五常無以防之未免流於偽地之所產是為陽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防之未免縱於情自中禮和樂交舉並行內以正

性外以養形水心曰民偽者天之屬民情者地之屬偽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為陰情可見而能滅偽故為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生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

愚案以上說天産地産為人之禀賦於天地者而防之以禮樂與司徒以禮樂防民相似恐大宗伯之職不然

鄭康成曰天産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産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虚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

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養〇王昭禹曰六牲之屬皆味存焉謂之天産五穀之屬皆氣存焉謂之地産精之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之不足者補之以氣先王以氣味作之則晝夜之所存平旦之所息無非精形之養養精之至陰德生焉養形之至陽德生焉作之者使之生而無息也陰德作已而教之以陰禮則民可以無怨陽德作已而教之以陽禮則民可以無爭陰德民之所淫以中禮防之則民不淫矣陽德民之所息以和樂防之則民不息矣

愚案以上說天産地産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之氣解之

呂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元統天天之產也資始之初形氣方萌隱而未見有而未成此陰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天産之作陰德同故以中禮而防民之失其中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元行於地地之産也資生之後形氣已成顯而可知彰而可見此陽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與地産作陽德者同故以和樂防民之失其和中和合於禮樂而還以

正夫人心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故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無往而不在於中和也天産作隂德天之中也地産作陽德地之和也以中禮和樂防之以人之中和而同於天地也

愚案此說天産地産作法天地生物之德為禮樂防民之用亦只說得大司徒教民以中和之事

薛氏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

德則德者人心同然固有之性而非外鑠我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德也在人心所存者神而未嘗有陰德之名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此和德也在人心所過者化而未嘗有陽德之名殆夫判情偽為兩塗岐動靜為二理倚於靜者湮沒而不復振世始名之以陰德倚於動者矜暴而不可遏世始名之以陽德有名則有偏有偏則有累謂之陰德則其身知入而不知出知收而不知縱如聚土如積塵如槁

木泯泯然而日微矣謂之陽德則其心知出而不知入知縱而不知收如奔走如揺旌如驚濤顯然而日露矣静者愈静而至於忘動者愈動而至於助長聖人於此其可無作之之術乎由是静而為陰德則作之以天産之樂動而為陽德則作之以地産之禮記曰樂由天作則樂為天産又曰禮由地制則禮為地産作之以天産之樂則斯民有鼓舞動蕩之志而向之湮没不振者有所作矣作之以地産之禮則斯民

有齊莊中正之心而向之矜暴不可遏者有所作矣聖人猶以為末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彼其狃於偏勝而過於有所激未有不至於蕩而無統乖而或離也故樂之勝者以中禮防之約而歸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禮之勝者以和樂防之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中和有以相濟禮樂有以相資渾渾乎其為懿德也哉

愚案此說天產地產為禮樂蓋以經有樂由天作

禮由地制之語其於産字自說不出

易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為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産地産之義蓋天之所産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

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為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為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

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産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不然三産字一也世儒二之何耶

愚案此說得之而未徹

愚案天産者日月風雲雨露雷霆霜雪凡屬乎天者皆天之産然聖人以為天産所作之德謂之陰者以其德隱然難見若日月之暖雨露之滋萬物

資之以生所以生者莫得而測皆天産所作之陰德也天産之作易於或過如愆陽伏陰凄風苦雨與非時雷霆過時雪霜所不能免聖人必以禮為之防葢禮由陰作謂之中者有所止之謂禮以中止有以裁成其過而歸之中則天産不至於過作而暴地産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凡屬乎地者皆地之産然聖人以為地産所作之德謂之陽者以其德顯然易見若山起於卷石之多及其廣

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水起於勺水之多及其不
測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皆地產所作之陽德也地
產之作易偏而不及如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
魚鼈不大甚至山童澤竭若動若植無所容山崩
海涸若寶藏若貨財無所聚聖人必作樂以為之
防益樂由陽來謂之和者有所諧之謂樂以和諧
有以導達其不及而歸之和則地產不至於不及
而亂如是則禮樂之用可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

産與司徒教民之事大不同近世説者不知宗伯所掌之禮樂闗於參天地賛化育之功拘於司徒五禮教中六樂教和之説釋之始失其旨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易氏曰上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則髙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為一致不知孰為天地耶孰為陰陽耶以

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孰謂禮樂為形氣之末哉

王昭禹曰天以陽生地以陰成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寒暑雨暘各適其中則天地之化是謂太和百物資天之陽以生資地之陰以成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則百物之產是亦天地之委和而已

先王之作禮樂一本於中和則其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亦以其自然之和也夫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合生氣之和導五行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上下與天地同和節則禮樂之大和也其施於物也感動其善心移易其邪行無悖逆詐偽之心無淫泆作亂之事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至於萌區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虫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則禮樂之委和也記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又曰和故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羣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鄭鍔曰合者會聚其氣使渾然不虧交通咸和也夫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

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不測深厚如此故幽焉以事鬼神則天地神示人鬼可得而禮明焉以諧萬民則發於朝廷形乎閨門行乎道路至乎州巷能使人心至於極和而極順微焉以致百物則以此之中和導彼之中和凡禀中和之氣者不期至而自至致猶以土圭致日月四時之致記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則知禮樂之功用深妙如此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楊氏曰所謂人鬼大鬼非止先王而已凡在祀典如句龍共工之類皆是故通謂之鬼若帥執事卜日至相王大禮惟大神示大鬼為然其餘小祀則大宗伯不與故不言先王而曰大鬼所以別小祀若肆獻祼饋食禴祀烝嘗則施於宗廟故皆稱先王

鄭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鄭鍔曰大宰總百

官大宗伯亦為其所帥宗伯禮官之長帥禮官之屬以從大宰

鄭康成曰宿申戒也○項氏曰宿是致齋記曰三日宿孟子曰齋宿與大宰卜日遂戒滌濯溉祭器也同

鄭司農曰涖視也○王昭禹曰王以禮神鬯以求神皆宿眂而臨涖之○賈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然宗廟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李嘉會曰天地用蒼璧黄琮四圭兩圭皆所

以安神之靈宗廟有尸在位可以安神之靈於是用鬱鬯以求神然宗廟非不用玉不以玉為主兼天地而備有之則以人道為尚○薛氏曰祭惟宗廟用祼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設秬鬯而已故鬯人共秬鬯鬱人共鬱鬯

鄭康成曰鑊亨牲器也○劉氏曰牲鑊在廟門之外以亨牲備熟獻兼省之焉○鄭鍔曰亦躬省焉懼其不潔而鬼神不享

鄭鍔曰黍稷謂之齍以玉器盛之謂之玉齍康成分玉與齍以為二物非是也○王昭禹曰於祭之日奉玉與齍

鄭康成曰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賈

氏曰六號是大祝

王昭禹曰以牲幣盛奉鬼神示以鬼神示建保邦國而不為名號以尊大其美以辨名其類則其盡志也略其盡物也瀆矣

易氏曰大宰云祀五帝止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

宰嫌於偪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眡滌濯而此則曰宿眡滌濯豈非大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則至期而眡之乎大宰言贊玉幣爵之事而此則曰涖玉鬯省玉用之於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祼豈非涖鬯之輕於贊玉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亨贊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奉君祖而迎牲卿大夫贊君是大宰贊殺生之事大宗伯省牲鑊而已豈非省牲鑊之輕於贊牲事乎大宰

贊牲而此則奉盛益祭祀以牲為貴盛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六宮之人奉六盛則盛之次於牲明矣大宗伯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為言以其職之所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偪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見於祀五帝之後兹所以不同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王昭禹曰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大禮

王禮之大者

鄭鍔曰始焉治之則次序其先後之倫簡習其進退之節使有條而不亂○雜說曰先自治而後可以詔乎王帝曰伯夷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行事則詔王又以相王使王不失其行禮之節○黃氏曰今郊祀宰相為大禮使無職掌獨隨天子升降益宗伯詔相之事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黃氏曰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為可知矣○鄭鍔曰禮官之長掌

建祭祀專之禮故使之得以攝祭位

王氏詳說曰祭祀大事也見於天官大宰又見於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於常職而見於量人量人云凡宰祭與鬰人受舉斝而皆飲之是大宰攝祭之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王昭禹曰豆籩有薦謂正祭祀時豆籩有徹謂祭祀

方畢

鄭康成曰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易氏曰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祼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鄭鍔曰王后不與亦出於一時之故后既不與九嬪亦不從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大賔客則攝而載果

劉執中曰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誤矣

鄭鍔曰后亞王禮賔故亦有祼獻之禮當后之亞祼

也内宰贊之故内宰之職曰凡賔客之祼獻瑶爵皆

贊若后有故而不與祼賔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

載之為言承之以往也言酌鬯載於璋瓚往而禮

賔也后於賔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

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取王后待賔客之義亦

以載為言此承上文王后不與之下當為攝王后祼賓客耳○易氏曰載者以舟載之也司尊彝言六彝皆有舟是已言載彝以舟而酌之以璋瓚所謂攝者如此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

王氏詳說曰小行人曰為承而擯此則曰為上相者何耶夫擯相一也司儀曰掌擯相之禮是已但出接客曰擯入詔禮曰相○王氏曰相者相王擯者擯諸侯因其事而異其名耳成周重賓禮故朝覲會同使宗伯為上相使

行人為承擯在宗伯言相在行人言擯出入異辭也

然小行人既為承擯矣而肆師又云大朝覲佐擯又

何耶葢佐亦承也小行人於常朝覲為承擯肆師於

大朝覲則為承擯大宗伯於凡朝覲皆為上相矣擯

者五人卿為上相宗伯卿也○鄭鍔曰擯相一耳分而言之不同合而言之

擯亦相也鄉黨曰君召使擯為接賔客言之公西赤曰願為小相為相主人言之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為薨於國

為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経紂衣○胡康侯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為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

王命諸侯則擯

賈氏曰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鄭康成曰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

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禄其臣則於祭焉○易氏曰王命諸侯則擯是以接賔客之禮待之也○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伯擯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册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鄭鍔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五帝因變故而有禱焉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不

如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

鄭康成曰上帝五帝也○薛氏曰典禮所載羣神之祀各有底定獨於四望未有名言以四望為天神耶舜典望秩山川則為地以四望為地示耶此四望列于五帝則為天故嘗謂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實兼上下之神故時邁之詩言巡守告祭柴望且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不及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

郊之細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聖人望而祀之明矣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鄭元謂五嶽四鎮四瀆是各以一說為證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賈氏曰大封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

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劉氏曰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為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黄氏曰注疏説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

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黄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邦國大祝告后土○易氏曰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鄭康成曰頒謂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陳及之曰鄭

說是也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
不特此也凡其境内之山川悉祭之若顓臾祀東蒙
須句祀有濟其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祭之先
王之世祀事悉舉人鬼不相殽亂益知其所憑依也
實沈臺駘之祟於晉相之奪衛享是鬼神無所依也
其所不須則不得祭春秋時季氏祭泰山楚人祀江
漢睢漳晉人祀夏郊則此禮不行久矣

易氏曰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鄉六遂亦有祭社及祭禜祭酺索鬼神之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舉所以繼於頒祀邦國之後○王昭禹曰諸侯之國其制地有都家有鄉邑祭社之禮皆有等降則典祀所頒尤以為重楊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先王於此尤致其詳其所防豈不至哉

周禮訂義卷三十一

周禮訂義卷三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王昭禹曰大宗伯之所建者禮也小宗伯所以佐大宗伯者特禮之物○李嘉會曰國之神位禮之粗也如成周營洛相宅攻位必召公經營之周公繼至則達觀于新邑營而已○易氏曰別而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人鬼地祇皆神

鄭康成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賈氏曰鄭以雉門為中門周人外

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

王昭禹曰右陰也而地道尊右社稷地類也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尚君子於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鍔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營作之事小宗伯所主者辨其方位也

兆五帝於四郊

鄭康成曰兆為壇之營域○鄭鍔曰兆始也求神之

道始於此地也求神各從其類故蒼帝東赤帝南白帝西黒帝北各於其郊四郊為四帝之兆黄帝之位學者之論不一余以月令攷之中央土位於季夏之後夏火也火生土其相生也乃所以相繼也然則黄帝之兆其同位於南郊乎說者謂玉用黄琮不用赤璋其位乃同南郊何耶余以為祭之玉當放其色求之之方各因其位

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猶

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道故皆謂之帝又大宰解曰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亦謂之上帝○陳及之曰鄭氏惑六經緯書謂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於是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掌次曰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服曰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亦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小宗伯亦云兆五帝于四郊則是為迎氣設于四郊之中立五兆所謂五帝者五行之精氣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黒帝中央黄帝鄭氏所謂五人帝從祀之説則于義未害

蓋本月令之言夫人臣如重黎五行之官尚從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于五行精氣或者是歟崇鄭氏注大宗伯青圭禮東方等謂蒼精之帝然則此所謂五帝者即鄭氏所注大宗伯之文謂五帝精氣之帝者鄭氏於彼注已是於此五帝之下又別為五帝名則為誕矣

四望四類亦如之

鄭鍔曰魯有三望之祭或以為分野星及國中山川或以為日月星海攷之書云望于山川惟山川則望而祭之故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即是論之則四望之為五嶽四鎮四瀆明

矣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而禮下於天子故望止於三天子有天下祭及於四方故凡名山大川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望之祭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為之兆也先儒以四類為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於東月始乎西其類宜於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於南雨師水也其類宜於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也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逹其方位

豈理哉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康成曰順其所在○鄭鍔曰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為兆域惟因其所在之方為其𤰞也○李嘉會曰原隰則𤰞下不祭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鄭司農曰五禮吉凶軍賓嘉○易氏曰以吉禮言三

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祀無福逆祀有罰此其所禁也
天子祭天地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大夫祭五祀
歲徧此其所令也以賓禮言之變禮易樂為不從改
制度衣服為畔此其所禁也朝覲宗遇會同為君之
禮存覜省聘問為臣之禮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
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斧鉞不得殺此其所禁也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
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昏姻不

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為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禮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朞或朝祥暮歌此其所禁也歠粥面深墨顔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所令也禁令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大略如此先言禁令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耳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鄭氏曰用等牲器尊卑之差○王昭禹曰用等之不同有尊卑焉於是有廟祧之昭穆以辨尊卑有貴賤焉於是有衣服車旗宫室之禁以辨貴賤有親疎焉有三族之别以辨親疎

○鄭鍔曰禁令用等見於形名度數之間小宗伯掌馬其所不當為者則禁之其所得用者則令之如此則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上下之分定矣○禮庫曰春秋之時縱逆祀者有見於臧文仲旅泰山者有見于季氏吉禮廢矣歸仲之賵閔秦之襚凶禮廢矣楚子問鼎於周薛侯爭長於魯賓禮廢矣嘉禮益掃地馬彊委禽者亂基於公孫觀用幣者變起於宗婦賜五穀而號乃同於晉求百牢而魯乃屈於吳以桑林而享晉侯以肆夏而勞穆叔則婚冠享燕之禮又倒置矣

辨廟祧之昭穆

黄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為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太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親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其説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為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為二祧其説亦是兩説進退為七廟耳

愚案鄭氏之説自為王肅所非先儒多非之已見

於傳但王肅以下謂文武二廟不毁其說是矣而謂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恐未必然鄭氏謂文武為祧亦不無所謂蓋祭法謂七廟之制太祖與親廟四皆月祭而二祧享嘗乃止此常禮也太祖為始自太祖而下三昭三穆共為七廟至八世則遷去其始為昭者九世則遷去其始為穆者若周以文武之故而不遷且以共王之時論之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為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

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又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存於二祧之位郤自成王遷去又再遷則去康王以次皆然謂文武二廟為祧者正以居祧位而不可毁故以文武以下遷主藏乎此也若文武以上皆文武之父祖故宜遷藏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之人不可越文武之廟而入后稷之廟則宜遷于文武之廟以人情論之意其如此恐不應七廟之外又有文武二廟蓋是累

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此則王肅所謂文武之廟不遷者也

薛氏曰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則毁昭廟始死者穆則毁穆廟昭與昭為列而不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不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子與祖齒而不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不嫌乎尊者後猶之祭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

面而立此昭穆之辨不可易矣○王昭禹曰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蓋子雖齊聖不得先其父新鬼雖大不得先其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

陸佃曰宗廟有迭毁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左傳曰文王之昭王季之穆又曰文之昭武之穆此宗廟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冢人掌墓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左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

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左傳宫之竒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郕霍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晉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先君唐叔武之穆其不易可見也鄭鍔曰宗廟世逺而無辨則昭或為穆穆或為昭而其序亂矣守祧則守廟祧而已小史則掌辨昭穆之

書而已至於廟中之昭穆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當辨之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鄭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吉服則當服三章者不當僭五當服七章者不敢用九尊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則當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緦衰者不敢以疑親疎之情所以當○易氏曰自袞冕至希

冕皆所以象其德自斬衰至疑衰皆所以稱其情典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李嘉會曰言五服及車旗宮室者五服已飾已之尊卑以服而顯在國之飾非車旗宮室無以示等級明制度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王昭禹曰人之生上親父下親子而已與之為三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是之謂以三為五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玄孫是之謂以五為九

薛氏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三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

族親之晝

賈氏曰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緦麻重服曰親輕服曰疏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王昭禹曰三族已立則本末斯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明嫡正室其嫡也○王氏曰以其當室謂之正室以其當門謂之門子

王氏詳說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疏為言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為言此言門子者以嫡庶

為言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三族之别亦皆有嫡子在曲禮則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在文王世子則曰世室守太廟是以世室名其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

黄氏曰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鄭鍔曰别親疎明嫡庶使不得以孽代宗○程氏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鉅公之家立法宗

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鄭康成曰毛擇毛也○鄭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小宗伯於欲用之時又毛之以待

頒

賈氏曰辨其名物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犬豕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等是也○項氏曰名言其稱物指

其形是皆知之也而必使宗伯辨之者蓋所以重其事也

鄭鍔曰牛地産則頒于地官雞東方則頒于春官馬羊南方則頒于夏官犬西方則頒于司寇豕北方則頒于司空各從其類以致其義不可以不辨辨其名則春官主木不使奉南方之牲司寇主金不使奉北方之畜辨其物則當用黝者不使用騂當用蒼者不使用黄若夫冢宰至尊不當從卑褻之役故特頒于五官不及冢宰

賈氏曰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

鄭康成曰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賈氏曰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鄭鍔曰三農之所生者九穀用以為齍者止於黍稷稻粱麥苽故六者辨之使用當其物物稱其儀也然六牲使五官六齍乃使六宫之人者五官助王六宫之人助后

王親牽牲故五官之人共奉其牲后親為齍盛故六宮之人共奉其齍盛牲屬乎陽五官亦陽齍盛屬乎陰六宮亦陰也陰陽之義各有所主故共奉之人亦從其類詩言大夫妻可以共祭祀又言可以奉祭祀指物言之則謂之共指事言之則謂之奉此言共奉非惟共其物又奉其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鄭康成曰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項

氏曰名六者之名物所實之物○鄭鍔曰鬱人言祭祀賔客和鬱鬯以實彛則六彛之盛鬱鬯蓋將以祼也○王昭禹曰司尊彛掌六尊六彛之位詔其爵辨其用與其實尊彛之名物既不同故所用亦異小宗伯所以辨其名物以待用也○李嘉會曰祼將人主精意所寓行于求神之始施于致饗之盛他日錫諸侯褒有功爲王朝盛典豈泛泛賔祭所可同別盛以六彛以將其厚意故曰祼將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賔客

鄭司農曰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鄭鍔曰司尊彝言朝獻饋獻用尊則六尊之盛齊酒盞將以獻也

鄭康成曰待者有事則給之○鄭鍔曰司尊彝辨其用矣小宗伯又辨之盞尊酌以獻彝酌以祼名既不同物亦各異司尊彝辨於方用之前小宗伯辨之以待行事之用

賈氏曰案司尊彝惟祭祀陳彝尊不見為賓客陳尊

此蓋在廟享賔客時也又欝人掌祭祀賔客之祼則六彝亦為祭祀賔客而上文不言者舉下明上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鄭鍔曰旌人之功者各從其類是故能安民者賜以車馬能富民者賜以衣服能使民和者賜以朱戶○易氏曰衣服車旗宮室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小宗伯為之掌其賞賜者蓋賜國賜則賜官必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有所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

是衣服以待有功又言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序詩者以為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不可以妄予也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序詩者以為能襃賞申伯是宮室不可以妄予也宜小宗伯之掌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鍔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之時又有先後所當行之事如卜日而後齋戒既祼而後出迎牲之類皆

事之序○鄭康成曰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於序事之中又莫不有禮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王昭禹曰謂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鄭司農曰謂卜立君卜大封以問知吉凶大卜曰凡國大貞天府曰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鄭鍔曰卜大事必用玉帛以禮神詔大祝使為玉幣之美名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

禮於神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易氏曰省牲則預擇其純○項氏曰省牲則省充人之所繫 眡滌濯則預致其潔○項氏曰滌濯則無所不用以致其潔也詩云泂酌彼行潦可以濯溉

賈氏曰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

祭之日逆齍省鑊

鄭鍔曰祭祀之齍盛其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及其

祭則小宗伯逆之於廟門之外授大宗伯大宗伯授內人內人授王后〇鄭康成曰省鑊視亨腥熟〇項氏曰逆齍則逆饎人之所共以入簠簋省鑊則省亨人之所具

項氏曰牲與滌濯皆備於將祭之先齍與鑊亨乃見於臨祭之日所以有先後之間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鍔曰告王以行禮之時行禮有早晚時至則當行事及行禮時畢乃告王以行禮之備禮以時為大殷

人祭其闇周人祭其陽季氏之逮闇而祭則失禮矣以雖人之呼旦觀之則祭之時宜早可不告王以其時乎樂師告備則告樂備為樂事之終肆師告備則告備為器陳之具此言告備當是告行禮之畢也易氏曰用玉與鬯禮之大惟大宗伯得涖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乃小宗伯之專職

凡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

鄭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賔客

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氏詳說曰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可謂深達禮意矣昭禹所引皆失也且大宰所謂贊玉幣爵者祀五帝也祀五帝則不用祼所謂朝覲之贊玉爵者祼用玉瓚飲用玉爵君有飲臣之禮無祼臣之禮所以再祼一祼皆大宗伯攝而代之況大宰所贊初無祼瓚二字而强以玉爵為祼瓚是踈於禮學也且内宰之所謂后祼祼獻則贊與夫賓客之祼

獻皆贊者蓋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后宮官之長也后之祼獻自有內宰贊之若后不與則又有大宗伯攝之何預於小宗伯哉況其上文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繼之以時祼瓚亦初無后一字而强以為授后是疎於禮學也不可不辨○李嘉會曰將之以時不緩不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鄭鍔曰祭祀有小大於祭祀之中所行之禮又有小大禮之小者小宗伯詔相之禮之大者大宗伯專之

故特佐助馬賈公彥以為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余以為其說亦非經言詔相祭祀之小禮則非以羣臣攝祭為小禮

黄氏曰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之屬

易氏曰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鑊奉玉齍之後則此文亦當繼於告時告備之下以至下經言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亦當繼於此文之下如此方見禮官之次序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鄭康成曰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鄭鍔曰古人賜爵者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儐而進之使受策命於前○陳君舉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王昭禹曰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小祭祀小宗伯之所掌故其事亦如之○鄭鍔曰小宗伯所掌之事皆依於大宗伯以為式蓋祭有小大禮之次序則一而已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鄭鍔曰賓客見王必用束帛加璧以為禮是謂將幣行人之官所謂將幣者三享是也享多儀儀不及物

君子以為不享故有見王之幣及有將幣之齎齎財也各奉國之所有者以為庭實故齎所有之物以將其幣諸侯奉之以效享上之誠天子受之以見兼容之德小宗伯辨尊彝以待之將課裸以禮之典司賔禮其施之既盡則受其所報宜矣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

戮用命賞于祖故載遷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為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大祝也大祝職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故知此所謂有司為大祝明矣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鄭鍔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為絶句康成以與祭連有司以下讀之恐不成文理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為阻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為兵之捍蔽○黄氏曰春秋有事于太廟有

事祭也軍將有事謂將以軍旅有事于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禱者也與如字祭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偕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兩將字各義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鄭康成曰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

鄭鍔曰有司一而已大師言帥有司大甸亦帥有司乃別言之蓋大師之帥者大祝也以軍社及主車大祝所立奉故也左傳云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

也大甸之帥者司馬之屬以司馬言徒獘致禽饁獸于郊至於有司將事于四望繼於軍將有事之下則其有司亦指大祝明矣○易氏曰大甸者賈氏以為四時之田獵非也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皆無饁獸之文所謂饁獸須禽特冬狩而已仲冬大閱其田謂之狩禽獲為甚多凡四郊之中有五帝四望四類之位以獸薦于神位謂之饁饁訖而後須禽此豈四時之所常有者耶

王昭禹曰獸於禽為大故饁之禽於獸為小故頒之蓋餉謂之饁頒則分之而已且田以簡衆則衆所不欲田以獲取禽獸為得焉則衆所同欲先王以所不

欲者寓之於所欲於其田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上殺者以為乾豆次殺者以為賓客下殺者以充君庖而面傷翦毛羽不成其為禽者不以獻還舍于郊饁獸出而頒禽與獸皆不以獻者也以此簡衆則得其同欲而輕其所不欲○鄭康成曰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鄭鍔曰獻神則用其大頒人則用其小尊神之義也既饁獸于神乃頒之于人則又先神而後人也

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女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曰小宗伯與執事

共禱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湃

鄭司農曰大肆大浴也○賈氏曰死者人所惡故以

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葢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畀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鄭康成曰制色宜齊同○黄氏曰喪服輕重宗法著焉故小宗伯掌之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

鄭康成曰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賈氏曰此謂既殯之後事明器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諸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鄭康成曰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賈氏曰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之哀其生死異也○王昭禹曰反而亡焉始於此其生也以禮詔相之故其葬也則感而哭焉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鄭康成曰兆墓塋域甫始也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

葬穿壙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王昭禹曰既葬而祭謂之虞虞死者精神無所歸而

祭之也虞祭既畢明日祔于祖父故有祔祭祔者以

祔祖屬于廟也

成葬而祭墓爲位

鄭康成曰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

位壇位也先祖形體托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

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大宗伯春官

之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專屬於小宗

伯以建國神位之官而掌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

鄭康成曰肄習也○賈氏曰禱祠皆須豫習威儀當

習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鄭鍔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會同軍旅甸役之時雖至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禱祠蓋以其動也將以交神不可不肅故必習肄其儀而又為王位以習之○易氏曰為位者國之神位會同軍旅田役禱祠之禱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肄儀而後為位天地大烖而類社稷宗廟則有常儀也為位而已

國有禍烖則亦如之

王昭禹曰禍烖禱祠亦肄儀為位也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王昭禹曰大裁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鄭鍔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禱祠故以類言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賈氏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小禮者羣臣攝為之○鄭鍔曰國之大禮大宗伯之所掌小宗伯姑佐之而已至於小禮則專掌焉其事雖小揖遜周旋之儀則

未嘗不同故如大宗伯之儀謂之禮又謂之儀者蓋禮本也儀末也左傳趙簡子問於大叔大叔云是儀也非禮也謂其不同故耳○易氏曰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已此終篇則總結之指五禮之大小言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二